

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卷之五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檉刊

識鑒

高帝渡江取太平陶安與李習等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今有主  
矣上名安與語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  
豪傑竝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其志皆在子女  
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

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

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以臨四方何向

不克 上喜從克金陵由行省都事拜左司員

外郎郎中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名爲

學士凡製度儀章諸所草創皆委之錫以誥命

曰朕初渡江爾首謁軍門贊襄政務宣號令則

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成建白以忠出納惟允

朕甚嘉焉頃開翰苑以崇文治設學士以冠儒  
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尚勤獻納贊我皇猷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  
賀禮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  
拜適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

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基以  
爲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  
走湖廣江州平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

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

之或用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

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

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

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但

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

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



擊之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功賞基悉辭不受。

朱弁以衛國鄧愈薦被徵入見。顧問稱旨。上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朴。遂參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

常忠武王堯高麗王遣使來祭曾魯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魯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

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魯責之曰  
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  
之義安在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取其副  
覽之其王乃陳叔明魯曰前王陳日燧爾今驟  
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  
日燧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愍故  
托修貢以覘 朝廷之意 上叱之曰烏夷何

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

永樂年一日且暮寧夏報被虜圍 上急召閣

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命 上不懌

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以何處兵往救

子榮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

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

日虜必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

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



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  
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卽命  
入閣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外  
人亦不知趨之故成永樂之治文敏才實通敏  
機務杳至斷決如流而善承人主意徐引於正  
二楊皆以諫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焉

永樂初 成祖一日出右順門名內閣諸臣獨  
楊榮一人在出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嘯  
聚者已悉復業 朝廷初有聞卽遣行人許子

謨齋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  
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  
非觀至不下其降勅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奏  
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  
榮自是益見重

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收女真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制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上以問翰林諸臣黃淮對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爲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高煦反楊榮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問夏原

吉對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  
廷如此臨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  
先聲有以奪人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

王振謂三楊曰 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  
倦瘁矣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  
當薦幾個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卽薦  
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  
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歎服  
大同猫兒庄本北虜入貢正路至是虜使有從  
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姚夔請筵宴  
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夔令通事諭旨云  
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故 朝廷有  
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比  
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  
得馭夷之體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  
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獲無筭

上命一中貴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公忠爲  
尚書劉公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檢舊  
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咎都  
吏令復檢凡三日夕莫能得劉竟祕不言會科  
道連章諫事遂寢後項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  
安得失去劉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所費

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邪項悚然降位向劉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天順初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重吳溥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今日封侯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曰是誰溥曰當時非奉皇太后手詔

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葢以迎復之功歸諸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英宗皇帝卽命擇日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語載錢文通譜略中

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肉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筭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

丘仲深編修與修

英廟實錄或譏于少保之

死當著其不軌丘曰乙巳之變微于公天下危

矣人挾私誣之其可信乎或謂黃竑易儲之奏

出尚書江淵丘曰竑殺其兄而以此覬兔死且

廣西奏楮用土產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土楮

陝西守臣熊翀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爲

傳國之寶復出也傳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

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